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卷六

安置流民疏 順治十年　李裀

禮科給事中臣李裀謹　題為　勑覆稽查安置流民事宜以廣　皇仁事竊自霪雨連旬河水相助為虐凡被災地方人民逃徙艱辛萬狀臣同官王禎於七月初九日具疏於豐稔地方設法招徠奉有作速詳議具覆之旨本月二十七日戶部題覆請　勑直省督撫轉行各府州縣悉心招徠務令流民得所至於隱匿逃人應請勑下兵部議覆奉　聖旨依議欽此仰見　皇上饑溺由己之心務期無告災民早出阽危而登之衽席也但稽查逃人一款至今未見兵部議覆臣聞諸道路之口流民萃集各境上者縣官牌催不許入境土著之家無敢輕為居停扶老携幼相對號泣甚至有投水自盡者聞

之可為痛心是戶部雖奉 旨咨行督撫督撫雖轉行
各府州縣而有司之不敢留土人之不收如故也況在前
秋月但苦啼饑值玆冬時更迫號寒填死溝壑少一老幼
即少一 朝廷赤子急而走險多一壯健即多一地方
盜賊然則此流離之民不獨可憫亦可慮也入冬以來
皇上於五城地方 勑令設立房屋以養貧民病瘵
切體 堯舜再見豈沿河數萬生靈忍其立而就死使
有繪圖入告為斯民請命者臣知 皇上如天好生之
仁必有不惜弛禁解網以立甦此殘喘者況臣禎之所條
陳供單甘結自有可與逃人法律並行不悖者乎伏祈
勑下兵部將稽查事宜立行具覆則 聖恩早霈一
日流民即早生一日矣

請停題補將領疏 順治十年 李 敬

巡視中城廣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敬謹　題為請止題

補委署將領以肅樞政以遏亂萌事臣惟封疆之事一予

一奪出自　朝廷我　皇上文武原無異視則吏兵

二部事例相同吏部上自督撫下逮雜職無不由部推選

請　旨定奪肅官方而重部體蓋所關誠大也至於將

領代題委署實係權宜從事而漸不可長者臣每見章奏

時有如副將叅遊有缺則請　勑該督撫就近題咨查

補如中軍營將有缺則該督撫鎮自行題　請補用如

千把總以下則聽該督撫鎮自行委用夫兵權乃有國之

大柄選將乃統兵之要領其中倘若姜瓖李成棟金聲桓

海時行之輩首惡一呼反側四應豈其麾下獨無稍知法

度不從叛逆者哉良由平日專恣威福部署官僚營伍代

為腹心爵賞惟其命令積習既久行止自如使其叅遊守

把等官盡由部選則指臂不順調度無人即有叛形必然敗露自當消阻是則題補委用一出朝廷皆為公選一出外鎮多係私人利害是非斑斑可見且臣稽之史冊漢之刺史唐之藩鎮其初不過官於一方特以兵權由己遂成極重難返之勢潰決不治之憂今將領重任外用之數增則內推之數減人才既苦壅滯履歷更難稽查況以本人而官本地易逞咆哮以舊弁而管舊兵竟成黨類在他日深謀遠慮長此安窮而今日尅軍剝民從茲而起臣愚以為除湖南川廣等處見在用兵及直省地方從前題定委定各官止應令督撫鎮備造清冊報部無庸更議以滋紛擾外自今以後副將叅遊中軍守備等官兵部選用該管官不得題補所屬用樹私交即有人地相宜才幹可用者止於歲終及不時題薦兵部若為國擇人自然留心

器使下至千把總併聽部推兵部於過堂之日擇其年力
方剛技謀出眾者一一親遴務堪任使該督撫鎮地方果
有豪傑之士試之輙效應行錄用者彙名題咨聽部當堂
考試推選千把總等官以羅真才如此則主將無專制之
偏裨偏裨無專制之士卒　朝廷得用人之體樞部有
公選之權將帥無冒請之嫌師中鼓報効之氣非但屏抑
恩倖肅清軍旅於以防微杜漸遏專擅而弭亂階其於
國家之功令未必無小補矣

請嚴詐騙之禁順治十年　王廷諫

禮科右給事中臣王廷諫謹　題為嚴禁詐端以安民生
事竊惟人命必須檢驗所以辨真偽而察輕重也故必事
涉鬬毆情關謀故者方不憚再三詳慎焉若夫明屬饑寒
所致別無讐舋端倪惟有早為葬埋以沛澤枯之　皇

仁而已如近日霪雨為災三秋不登　輦轂之下米價騰
踊入冬以來鳩形鵠面裸體赤身在在皆是且氣息奄奄
接踵告斃非僅於甲之門首則殞於乙之户外以素不謀
面之人固非仇怨之夙搆亦絶無忿爭之小隙迺總甲人
等乘機生心輒視為奇貨可居混報坊官坊官但知人命
為重亦不詳察而概行檢驗不知一經勾攝衙門必須打
點胥役必肆需索受害者雖究竟無事而家則已破矣嗟
此十室九空米珠薪桂方舉家嗷嗷慮饑寒之不克自保
而又遭此意外横禍剜無辜之肉飽谿壑之腹其何以堪
大非我　皇上矜恤窮黎之至意也臣請　嚴勅坊
官自今以後凡遇地方道斃之人果係饑寒所致别無他
情者即令葬埋不許借名檢驗株連無辜致開奸人詐騙
之端匪但枯骨免於暴露而孑遺亦保有安居永歌

堯天舜日於無窮矣

軍政考選成例順治十年

李開生

禮科給事中臣李開生謹　題為謹因考覈督撫之
上傳敬陳軍政考選之成例以永固封疆大彰激勸事臣伏讀考覈督撫以示勸懲之　聖諭仰見　皇上留心軍國加意封圻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甚盛舉也而臣因之竊有請焉蓋我　皇上勵精圖治既大計羣吏以澄外治復甄鑒京職以修內政茲復舉督撫而甄別之事有不治民有不安哉而臣以為或鎮一省或鎮一路與督撫相表裏者鎮臣也鎮臣而得人則能固國而安民鎮臣而非人則必至縱兵以害民或養賊以毒民倘止貪黷剝軍彌縫戀位猶其小也今乃跋扈如海時行衰庸不任調遣如孔希貴老病幾至失賊如高第比比而見至於偏裨中

貪暴不法者屢入彈章疾病不堪者頻為請代若是者豈一日之積乎夫俟其惡已稔疾已篤而後請黜請代不已晚乎則軍政考選之舉有萬萬不可緩者矣蓋會典舊例外官三年一計京官六年一察軍政則合內外五年一考選其黜降一如大計例令大計已行三次京察亦有定期武臣則十年來未聞甄別不幾漏網而無所勸懲哉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會典軍政考選舊例請 旨酌定速行庶貪悍衰庸皆得先為驅除不至貽禍封疆貽患生民而督撫益得收臂指之用矣

特陳江南蠹民之害疏 順治十年 劉餘謨

刑科右給事中臣劉餘謨謹 題為仰體 聖主愛民之心敬陳江南蠹民之害事臣伏覩我 皇上軫念南北災傷賑恤兵民窮苦 特諭諸王大臣會議所以慮

切民隱者無所不至矣乃江南水旱頻仍民困已極而蠹
吏貪官悖　旨殃民巧詐為奸有可痛恨臣請為
皇上陳之昔年姑蘇織造僉點機戶蘇松常鎮四府波累
甚慘前科臣袁懋功疏稱免派機戶部覆奉　旨俞允
命下之日江南歡聲動地今年八九月間復聞僉派有一
縣至數十名者如顧成之等以堂長被拘矣朱鳴虞張元
欽等以管事被拘矣禍起於一二奸吏投身入局自謂情
願陰行詐害拘拏良民勒寫情願投狀又巧避機戶名色
為堂長管事不知堂長管事非他即機戶中殷實之尤者
耳非機戶外別有堂長管事也拏堂長管事即拏機戶也
夫機戶之害一人充當賠累數百金以至數千金不至赤
貧不止四郡僉報扳扯數十名以至數千人不致蠶食不
休詳見袁懋功原疏久在　聖鑒不敢再贅臣不知小

民何所利而情願為之若非惡棍積蠹借此遮身即係奸胥猾吏因緣為利良民必不情願情願者必非良民且江寍杭州皆有織造未報機户何獨蘇州一處有之若謂錢糧不及應付試問 恩旨停役之後兩年春秋二運袍船曾否虧缺且亦豈有取足機户之理若謂供役無人則催儹有所官登記有管數烘焙有小甲司限期者有管工看花樣者有高手領銀賣料催募織挽者有機匠移文州縣吊取絲糧者有承差何事乏役而必需機户為也伏乞

皇上勅部移查督撫果有僉報投充機户堂長管事等役速行停止嚴立禁諭違者即時糾處庶奸人不得肆害而良善得以安全矣又如官解以疏民困見行條鞭地方著官徵官解不得仍派小民屢奉 聖諭何等諄切江南各項解户俱於地畝内已有貼解一項徵入條鞭自

應官收官解不得復僉民户近日武進縣進秈米解復僉
解户荆時等數十人每點一名索賄數十兩一二百兩不
等批免則又點一名如莊履豐莊玉鉉兄弟兩户凡倖免
而復累其弟致出揭相訐通邑共知至起解仍用縣吏吳
明所無點差之名而有點差之實蓋由縣官馬驥當戒得
之年衰庸昏耄志圖溫飽故官吏分肥情同貓鼠一縣一
事如此若推之江南以及各省人人效尤其為民害何可
勝窮此正前部覆謂名為官解暗派民幫當以悖　旨
虐民論罪者伏乞　皇上勅部立賜禠革嚴加處分以
儆官邪以甦民困臣職忝言官地方疾苦有聞必告不敢
知而不言以負　皇上恤民之心謹據實指陳統乞
聖明鑒宥施行

條陳四事順治十年　魏裔介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　聖主虛懷下詢
微臣敬抒管見仰佐　睿慮萬一事臣昨捧讀　聖
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敢不竭盡向日之誠稍補
袞衣之闕顧我　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
仁政洋溢海宇昨歲六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
變迭作而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胥慶遠邇
如一　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覩矣顧安所得
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然　皇上既側席虛己有
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違懷仁負義之戒謹據
一得條議數事伏冀　皇上矜宥愚蒙　俯賜省覽
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者置之爝火之光諒無補於
日月涓埃之末當不拒於　崇深謹開列於左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元宗號為英主爾時

風俗奢靡詔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令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元宗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

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見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於甘盤訓於傅說故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尋章摘句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修廢之故斟酌損益行之以協於大中至正今我

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

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玩講求者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紬繹見於設施斯以致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創之君莫不欲六合一家卧榻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武閉玉門之關孝元罷珠厓之郡豈不欲誇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畧良以中國虛耗不遑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乞 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 勅下行間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為賊竊據者宜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酌量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

侯吾輓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變亂勞

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帝堯之命

皋陶曰刑期于無刑而皋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唐太宗語侍臣曰朕死刑至重故令三

覆奏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後若有

詞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熱審之例行於小滿

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處決重囚須從秋後毋得非時以

傷生意三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輙行刑

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惡逆重犯然亦必

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以人命至重示朝廷矜

恤之意也今我皇上涖車解網在外者尚循監候再

審之例而在内者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概立行處決

萬一其中有情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有干
天地之和仰乞　皇上體　上帝好生之心　勅
下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即　賜施行將
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以上四款不過平常之論然
於　聖躬稍有關切故敢冒昧妄陳仰冀　天鑒俯
採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法令當求畫一疏順治十年　邵士標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邵士標謹　題為　聖主求諫
甚切法令當求畫一等事臣捧誦　聖諭云如有過失
諸臣直諫無隱即言之過戇者亦並不譴責臣冒昧愚衷
為我　皇上陳之其一　詔旨之失臣讀　詔內
投充犯罪與庶民一體究治立法最善迨至不許私自責
治之　旨下而有司無所措手足即舊人如張自昌等

新人如居于朝等因禁責投充即為處分臣聞古帝王罰一人足以為懲若此者恐非所以風勵臣下也其一則土木之失夫端門闕而未修懐來為喇嘛造寺東便門又為喇嘛造寺矣動輙費數十萬孰非　朝廷積儲百姓膏脂抑聞之作法于奢弊如之何若此者恐非所以垂示來兹也伏乞　皇上垂鑒以後凡有布告勿致異同念諸臣體　朝廷愛民之心而受過　勅該部清查卷案特　賜矜宥其無益土木永為禁止樽節愛養將宮闕之未修者次第舉行庶　詔令畫一臣下知所遵守而動如軌度　皇圖永固無疆矣

請行通制以重大倫疏　順治十年　陳啟泰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陳啟泰謹　題為　聖王之道莫先孝治請行通制以重大倫事竊照古今　聖王之

治天下以孝為先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人之生有父母劬勞難報故平時盡生事之禮及其亡也制有三年之服此千古不易之義四海遵奉而無違者臣見今之漢臣仍遵往制丁艱二十七月仰蒙　聖慈概許終喪庶人子之心少得報罔極於萬一其感激之念有不思念盡忠於　君者真有胸無心也臣又伏讀　恩詔內一款凡八旗下查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與漢民孝順節義一體表揚仰見　皇上廣敷錫類之仁滿漢同視矣中外臣民莫不頂誦　隆恩觀感興化惟是今漢臣丁憂滿臣不在丁憂之例臣愚謂於　一代之典制尚有可商也夫父母之喪自貴達賤天下之通義人子之大節而守制之禮滿臣何獨與漢臣殊推滿臣哀哀父母之心未嘗不切於漢臣第拘於　功令遂有情而不得請恐　聖

明聞之諒亦惻然有所不忍也臣請將滿臣有軍旅之責者另議外凡係文職流官應與漢臣一體守制則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之深仁可法萬世而於化民成俗之道非小補也

徵絹請改折色疏順治十年　班璉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班璉謹　題為請罷無益之絹乞
勅仍徵折色以資實用以甦重困事臣聞經國之急務者足食足兵紓民之財力者用一緩二今自軍興以來費用浩繁取民賦於條編之外者南糧新餉莛粿黍糧草糧徭役等項而用不止於二矣近復徵黃絹以重困之既消額賦以缺　國用且竭民膏以成無益病國累民莫此為甚察得黃絹一項明朝解貯以備賞賜與夫糊飾戶牖之用其實靡爛於庫者甚多乃蠹賦虐民之弊政也我

朝鼎建以來絕不徵造順治八年間工部有中明職掌之
疏內有開造黃絹一款九年間又戶部有歸還職掌之議
復著實徵解絹之額使江南浙江山西辦造將四分折色
六分仍舊厲民大弊臣敢請為
皇上陳之夫絹藉蠶織而成然養蠶須婦飼蠶須桑自山西遭賊寇之荼毒江
南浙江受山海之變亂男婦罹於殺掠廬舍遭乎焚毀而
桑柘之木伐以為薪是養蠶之人與食俱竭而絲與杼皆
廢矣若徵數萬黃絹則絲必外買絹必包織工價踊貴且
奸棍借包織之因假托機杼而騙絲騙價麤惡塗塞而誑
作觔兩小民除包織之外既無措絹之法惟求有絹以免
追呼而官胥皂快查驗盤駁無處不吸民之膏血及至解
京則押解有費歇家有費鋪墊有費驗收有費甚而投批
掣批有費藩司府縣追比提比有費似此累民即果有裨

國計尚當捐除況不過以充賞賜粉飾無益之用又何
難悶弊而累民哉乞渙綸音免其織辦[illegible]停徵解折
色上獲足用之實利下著惠民之德政三省窮黎户
祝家謳頌聖天子仁壽於萬年矣
酌弭盜源議順治十年王貞
兵科給事中臣王貞謹奏為條奏貴可實行立法務亟
久遠敬陳管見請勅部一併酌議以弭盜源事臣辦
事垣中接得偏沅撫臣金廷獻一疏為再陳一得之愚實
增有益之餉等事奉有據這條陳亦說得有理著逐件
確議具奏該部知道之旨當此水旱洊告師旅四征
之時兵餉維艱司農仰屋據撫臣所陳裁兵裁役似於節
省之理有當但損益難容輕議立法貴可實行接奉逐件
確議之旨仰見聖明軫念封疆至意臣請逐件

為　皇上陳之如屯衛一款除大江南北運糧用軍之外其餘悉可裁併歸縣改軍為民使一體輸納繁費盡省應聽部臣議覆通變而行之者也至所云裁兵備之標兵與州縣之民壯則猶有可議矣夫兵備一官原為地方有事而設順治七年會議理財已經裁去兵數現今所存無幾而所屬失事仍照例降罰若復盡數裁去使其居平無事則為有名無實之官屬城失守則從為法受過之例揆之事理似難議革至於州縣民壯則城守庫獄巡捕盜賊起解人犯護送銀鞘一切萬不可已之差遣皆係焉順治九年會議又經裁工食每名一月給銀五錢人數雖云仍舊其實工食無多經制既定之後繁劇州縣公務蝟集尚苦乏人使用豈得復議裁革且小盜者大盜之漸小盜竊發立行擒捕亂源既靖嘯聚自絕方今正慮州縣勢力單

弱小盜不能速捕每致蔓延為患若止留民壯十名遇有小盜責成何人一有微警必調官兵塘報哨探文移往復動延旬日常失事機且以官兵逐捕小盜無功則有滋蔓難圖之憂有功亦有玉石俱焚之患州縣慮其騷擾憚於請兵勢必隱匿盜情不肯輕報茍免目前貽禍後日醞釀既久勢須大舉始則以節財而縱盜繼必以大勦而殃民思為萬全之計似難議革且湖南已經大兵蕩勦指日可期大定使標兵與民壯盡議裁革此後湖南兵道何以責其彈壓湖南州縣何以望其緝盜必不能以無役之官責以弭盜安民之事湖南一隅已屬難行推之天下事理不異伏乞

勅部一併詳確議覆庶經制無更張之擾而地方有恃以無恐矣

請嚴保舉疏順治十年　李森先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森先謹題為進賢之關宜慎保舉之典宜嚴仰祈聖鑒洞察以杜倖進以端官方事臣伏讀詔旨京官三品以上皆得保舉深合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真盛典也臣竊謂宜公而不宜私宜慎而不宜濫宜參諸丞廷之公論而不宜專憑一人之見聞蓋保舉之法原不分内外但在廷諸臣品望人素所悉遐方監司耳目何由周知此中保無有夤緣為私作超遷捷徑者乎恐以朝廷激揚之典而漸開人情面賄賂之門臣不敢以此薄待諸臣亦不敢以此盡信諸臣也伏乞皇上將各衙門所保舉等官勅下九卿科道公同會議令每人各出一議單明註賢否於各官名下彙收進呈以憑聖明獨斷如果衆論僉同共稱大賢者不妨破格擢用以風厲中外如有不肖穢品濫竽其中許

科道官指名糾參庶可以拔真材而絕倖竇方於盛典有光也行見大法小廉太平可以立致仰祈聖鑒施行

因旱陳言順治十年　陳調元

兵科左給事中臣陳調元謹題為俯抒愚衷仰副聖問以省天變以備採擇事竊惟天人相與之際甚為可畏行政得則降祥行政失則降災此人之動天也天心仁愛人君有失則以災譴告之不省則以怪異警之此天之動人也然根本之地在朝廷而挽回之責先人主方今春夏亢旱聖主憂勤詔臣等各抒所見臣即愚陋敢不以臆見上陳竊念人君為天之子其統承之位天位也炳離照而居南面人君所以尊也昨者親簡諸臣正興朝以來式序之盛典亦一時僚寀震疊之機會也乃天顏咫尺不在朝端而在內院臣竊以為褻甚願自今

行大事涖大衆當御　皇居以示朝廷體統之尊可焉人君之一出一入所以象天行也一言出則左史書之一行出則右史書之垂之萬世永為法則臣近見　聖躬出入無常頻臨三院夫三院乃諸臣辦事之所非　大君起居之所也雖　聖上詔訪時政有謀則就此自千古美事然何如便殿召對經筵講讀即終日臨幸愈光盛典不特此也出入不時儀衛不備以　祖宗　社稷之　聖躬倏忽往來臣竊以為輕甚願自今舉玉趾豫遊幸出警入蹕以示　聖躬保護之重可焉若兵者所以彰天討也近者閩楚用兵未息而盜賊遊魂尚存雖　聖上宵旰東南救民水火然在外之民力竭矣芻餉作何輸輓在內之禁旅亦屢勞矣煩費作何支應而蓋造之土木方興僧衆之供養太盛臣願　皇上酌緩急量停

儉省無益之耗費以養有用之甲士可焉若刑者所以申
天威也刑獄關天下之命誠有如
聖詔所云仲寃疏
滯一時而保全者幾千萬人
詔出之際臣民歡呼真
帝王泣罪解網之仁然
聖恩不可屢邀而審斷當有
定期如應結者限期速結應釋者限期即釋此當定著為
令按期具奏發落時時遵行可焉抑臣尤有說者從來明
良相遇號曰泰交而同寅協恭是在和衷當今
聖勵
精圖治求言如渴此正天地泰交之期而諸臣寅亮天地
調燮陰陽滿與漢和衷漢與滿和衷語云和氣致祥古有
六事責而甘霖降三言善而熒惑消合舉朝之精神感動
天心而天不可回者無是理也

恤民二要順治十年　趙進美

刑科給事中臣趙進美謹　題為敬陳恤民之要廣

皇仁以協 天心竊惟王政莫大於恤民而百姓之
待澤於上者莫切於刑賦近政析清獄屢奉 恩諭海
內已瞻仰 聖慈臣更有芻蕘之識以進者如錢糧正
課絲粒皆關有司考成誰肯為民受過近見江南冊報奉
旨革職提問諸臣皆以官役侵欺挪借虧國累民法
所當嚴也但恐新選有司不體 朝廷德意功名念重
轉相效尤遂以催科為急追呼敲扑急如星火奸役猾書
愈得因勢逞威閭閻小民畏吏如虎徒見徵求日急杼柚
日空豈能仰達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乎臣乞
勅下該部嚴飭有司設法勸諭鼓舞樂輸上完 國計下
不病民并將革斥諸臣侵欺挪借透支諸弊緣由明出曉
諭頒布各省務使窮鄉下邑曉然知 朝廷剔弊釐奸
之大法有司不敢藉口暴徵撫字之政寓於催科庶

皇仁下究殘黎不至重困矣若獄訟所以伸冤抑而平民
情也問官身在地方兩造既備何難早行審結以免株連
幽繫之苦乃閱各省按臣審明成招逐件　奏報疏內所
載罪款去其初犯之時有經四年五年而案始定者若山
東按臣馮右京欽奉　恩詔開釋張有成一疏中云事
屬風影各命皆斃惟餘有成奄奄獄底已斃者不能起之
九原見存者急當予以開釋遂奉有失入人罪各官著查
明議處之　旨推之他省豈能盡無而各省所報正犯未
經讞定先服冥誅者如劉廉玉沈一之類又纍纍見告夫
正犯先斃既使　國憲未伸倘中有株連冤誣更屬無辜
可憫臣乞　天語申飭各處撫按轉行問刑衙門自今
歲遵　旨清理之後凡大小刑獄無論批發自理必速
速勘結不得仍前淹遲致累民命按臣逐件成招疏內問

官呈詳必將初告批審駁審成招年月明明開列倘有沉
滯太久者外之督撫得據以糾劾內之部科得據以參駁
庶諸司上凜 功令民命不至草菅於我 皇上好生
之仁格 帝之誠非小補也

衛周祚

刑獄五款 順治十年

刑部左侍郎臣衛周祚謹 奏為欽遵 明綸俯陳愚
悃事項者 皇上下詔求言停刑減獄中外洽色蒼霖
沛然此皆 堯舜如天好生之仁有感必應宜姦慝格
化政簡刑清乃愚民作孽重案斷至囹圄未能空虛縲絏
猶然載道臣每錄對傷心慘目況臣忝叅司寇之席敢不
仰體 皇上泣罪解網之心以佐平允之治謹就職掌
列為五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清 欽件之法臣部
京案易結外詳有稽數年者臣閱招詳見有事未結而報

監斃矣果係重犯死不足惜倘屬連累冤屈難伸此皆承問衙門玩愒歲月緩視刑獄以致囹圄冤斃人命草菅臣謂臣部宜置　欽件簿每撫臣一扇用臣部印鈐之將奏過　欽件簿十四扇用堂印鈐之前件下即開承問司官某日抄到限某日審結行外著開曾催幾次每月稽以稽勤惰而別賢否庶乎積案頭緒可考矣一矜土賊之案臣部大案人命強盜俱有證佐矜疑者少惟土賊一案每起至有數十人者初解部審或係縣文或係清字總未成招臣以為土賊當場拏獲者必無冤情惟展轉扳誣或借良民以緣獄或挾私仇以報怨一經賊頭咬定雖無贓證必無生理矣賊情果真雖殺百人不為多少有冤抑錯殺一人已為誤臣謂宜行城守章京凡解土賊就近會通該道略節成招其無章京處所該州縣亦必由該道略節

報部果係無干扳誣者即與放釋不必解部庶真賊不漏
網而良善安枕矣一嚴誣告之律 京師四方雜處姦棍
叢多挾制拏訛視為尋常訟獄繁興皆由若輩臣見舊案
有告 御狀而又逃去者明係情虛懼罪即前日惡棍
揚大用徼倖 寬典實邀非常之 恩臣謂今後有
此等姦棍宜實行誣告加等之律庶 輦轂之下良民
商賈皆得安生矣一廣贖鍰之制臣查會典雜犯死罪與
笞杖流徒皆有收贖之例蓋有祿人無祿人情可矜疑與
情不可矜疑故立贖法以原情令贖鍰之罪行於外者多
行於內者少是四海邀 恩者衆而 輦轂受法外
之仁者鮮也且金作贖刑自堯舜時已然臣謂今後臣民
有流徒等罪除大憝不貰外果情可矜疑者即准收贖勿
徑遣發庶養億世之忠厚而風俗丕變矣一援八議之條

從來論過必先原功申洪尤在顧體況開 國承家一時

從 龍之彥風雲蔚起有功在 社稷者有謀贊帷

幄者一概與儕輩論罪非法之平矣臣謂有人臣犯罪除

大惡不道外其餘得以八議原宥之條開列 上請實

所以崇 國體而尊 朝廷也以上五款臣在刑言刑

總之疏滯宣幽體寬失不輕之仁鋤惡遷善成刑期無刑

之化倘有可採祈 勅部議覆施行

刑律七款順治十年 龔鼎孳

刑部右侍郎臣龔鼎孳謹 題為遵 諭陳言乞

賜採擇以廣 皇仁以答 天眷事臣材質最為駑

下蒙 恩簡擢俾佐秋官奉三尺而不阿者臣之職致

盛治於刑措者臣之心頃值 皇上省躬求言甘霖立

應 天心 君德感召甚徵顧事天以實不以文修

德以恆不以暫敬就職掌切要臚為七事　上聞仰冀
鑒裁少裨明允一定罪貴乎按律也治刑者之有律
猶制樂者之有鐘呂銖黍不容或差若舍律而弗遵非經
重任意人無所適從矣漢張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請自今申飭
諸司問擬大小獄情一依本等律文確議上　奏不得舍
棄律例單坐罪名至於死徙諸大獄動關　聖慮尤宜
再三詳審使天下曉然於用法之意庶幾出入無失視聽
不淆一折獄貴乎得情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夫得情尚且哀矜豈有疑似揣摩可為定論者乎近如
楊大用等一案一經　睿照咸頌好生則知雖不承認
未可遽置重典明矣請自今申飭獄情虛實諸司必再四
推詳其罪果虛則急為伸雪以燭覆盆其罪果實則確究

根因以垂鐵案勿持兩可之說務歸五聽之平情罪既真自無冤濫一司審之規宜定也十四司官滿漢並設原期同心商酌共砥公平庶獄無遁情官無曠職近見大小獄情回堂時多止有清字而無漢字在滿洲同堂諸臣虛公共濟事事與臣等參詳然倉卒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及深晰底案亦無從備查至於重大事情又多從清字翻出漢字當其訊鞫之頃漢司官未必留心迨叢案已成罪名已定雖欲旁贊一語輒苦後時是何滿司官之獨勞而漢司官之獨逸也請自今以後一切獄訟必先從滿漢司官公同質訊各註明切口詞呈堂覆審發落既定或擬罪或釋放臣等即將審過情節明註於口詞之內付司存案以備日後稽查其有事關重大間從清字翻出者必仍引律敘招臣等復加看語然後具題事以斟酌而無訛牘

亦精詳而可守一決囚之制宜慎也按會典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明白然後加刑又一款重囚三次覆奏畢仍請駕帖下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請法司取死囚赴市又一款赴市曹稱寃者俱令覆奏蓋罪雖應死尚冤轉慮其或冤於生路盡絶之時曲加矜拯故周書垂服念之文唐制著五覆之命凡以恤人命而重死刑也請參稽典制取決重囚必仍從該科僉發 駕帖將應決人犯名姓逐一註明其有情罪失當者許科臣應時執奏 駕帖既出照例會集御史等官公同監決仍酌行覆奏之法以全萬一之生庶讞者益務詳明死者可無遺憾至强盜土賊贓證明確及當時見獲者照例即決外如贓迹未明招扳續緝涉於疑似有不妨再審之條稍示遲回期無枉抑一流從之法宜酌也笞杖徒流絞斬具在律文而流罪之中有

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之分蓋就本犯原籍計道里之遠近為發之輕重也查大清律開載有流無徙惟向來隱匿逃人一欵有流徙邊遠寧孫業蒙
聖慈浩蕩改從寬政 特恩免死間有流徙
盛京地方者此固
皇上法外之仁亦罪人望外之幸然在
聖明曲垂三宥間一行之以示解網之殊恩則可為臣等問刑衙門持此以定人之罪案則非律之初意也且
盛京為
祖宗發祥之地卜年卜世億萬載王氣所首鍾一旦令罪人雜處其間豈綰神區有鬱結未舒之氣情非所以遂
天麻也請自今以往除特恩免死仰聽
聖裁外其餘臣民罪應下死刑一等者仍比照律文引律例遣戍分別烟瘴邊遠附近等項一以罪人原籍為斷勿輕擬流徙
盛京庶律與罪符而太

和長在根本矣一詞訟之業宜清也法司衙門為　皇
上秉持天憲京畿十四省獄情咸取裁焉案牘至為煩冗
非精心詳酌未易勝任也近見錢輔一帶凡有爭訟事涉
滿漢關連者向刑部質成臣謂有司不許擅責以遵奉
明旨而督撫者則　朝廷封疆之大吏且皆從
龍之舊人也豈有身當節鉞之寄法行吏民之上而田野
勃許之細故一切不得與聞者乎請及今酌議事關滿漢
兩造者除人命強盜等項重情照常赴部質審外其一應
戶婚小事該州縣應與解釋者即行解釋不能解釋者據
實報督撫從公審明發落耳目既近何敢偏私往返不勞
無妨耕鑿蓋以舊人而治舊人至公也以大吏而代有司
至慎也詳於重大而略於細小至平也此實為　國家崇
大體非獨為臣部省繁訟而已一收贖之例宜行也周官

三赦幼弱老耄之人咸得減死律令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殺人應死者議擬奏　聞取自　上裁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也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又一款凡謀反及大逆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十五以下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蓋義盡仁至法若是其備也請及今申明有罪犯重大應坐家屬者即與分別老幼篤疾據實上請依律科斷於明罰飭法之內寓下車泣罪之仁巨奸既不漏於淵䟽　天威亦不窮於旁及庶幾民重犯法而世臻吉康矣要之其本在我
皇上誠興廉教讓使天下無不靖之風俗道德齊禮使四海無不格之人心撙節愛養使衣食既足而民知禮義居敬行簡使更張有漸而人凜紀綱則又微臣芹曝之愚願覩
淵衷風動之效者也

仰佐祥刑疏順治十年　　魏琯

大理寺卿臣魏琯謹　奏為敬循職掌察照舊例仰佐祥刑之治事竊惟自古帝王莫不以慎罰敬獄為先稽古建官六卿分職各領一事法司獨設立三衙門蓋以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獨斷或以成偏師聽乃能曲盡庶不致一時偶誤貽日後之悔也我　皇上至仁性生親政以來刑獄尤為慎重屢　上傳旨不啻再三即如天好生不是過矣臣職掌所關敢默默而處此嘗攷大理一官與部院職掌不同部院皆問刑衙門大理則取其所問者而平反之也載在會典與大理事宜除恤刑熱審奉有　明旨欽遵在案大略問刑衙門凡係成招奏　請者連人並卷送寺覆覈其情真無詞罪名合律者具奏如議施行如有罪不合律中間招情未明者依

律照駁再擬再問兩月報有限照駁番異有貳寺押平允始行發落是持天下之平者部也執法糾正者院也辦理寃枉者大理也故決囚必差御史恤刑則遣寺官此其義固彰明較著者今大理雖備法司之末而平反二字向未申明臣承之斯任正值

皇上下詔清獄之時其會審者一次看議者不下數招矣看議者率出看語於已成之案會審者亦集衆目於俄頃之間書曰丕澂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誠慎之也夫以成章累牘之案決疑信於片言兩造無稽之詞聽供招於紙上部擬誠無不明允之事臣則未盡了然於心此臣之所大懼也近見部覆有三法司均列看語者非設官立法之初意矣茲詳察典故恭請

聖裁凡奉

旨該部知道自應刑部逕覆如奉

旨下三法司及至死罪者似當舉行舊典以備一王

之大法也然臣猶有說焉久曠之典驟舉易駭言及番駁之例恐涉掣肘之疑更祈天語中飭各矢虛公臣衙門不得苛舉生事部院無以異同為嫌共體欽恤之心仰成刑措之盛國法民生未必無小補也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請緩興作疏順治十年　周曾發

戶科給事中臣周曾發謹題為災異疊見都城興作萬宜暫緩仰體上傳敬陳愚見事竊惟皇上承乾首出四海為家自應創新宮殿以壯皇居為萬國瞻仰茲者肇建乾清宮皇上念財用而惜民力特出內帑秋毫無妨百姓大小臣等誰曰不宜今五月間工部剳理事官王秉仁有暫息土木之疏部議正在鳩工無庸更議已題覆奉旨依議在案臣何敢復贅然

不意數月以來災祲疊見前者雷燬 先農壇之門警戒甚大近又霪雨連綿没民田禾壞民廬舍露處哀號慘傷滿目未幾而壓死者見告矣又未幾而齊化門等城墻傾塌矣此實數十年來未有之變而一時全見於 輦轂之下洵可畏也臣伏讀 上傳云朕當一意修省祇懼

天戒爾大小臣工俱宜各盡職業共圖消弭 皇言及此即堯之所為洚水儆予禹之所為民溺由己不是過也但堯禹之時氾濫為災一則茅茨土階一則卑其宮室今災異若此壇門城墻事事煩修葺之費 畿輔重地處處待蠲恤之 恩臣知我 皇上必以堯禹之心為心也然臣言官也當以盡言為盡職竊考五行之數土不能制水則水溢水溢則土陷而木浮 皇上方有事於土木而 天心之示警者匪一端臣竊謂宜暫緩者此

也況　皇上軫念民艱所在災荒錢糧悉行蠲免則入額亟減楚粵滇黔正在用兵則出孔更多所恃者僅　天府之積而乃大發帑金臣不能不緦緦過計耳伏乞聖明俯會暫緩俟來歲始議興工一以副　上天之仁愛一以寬　朝廷之物力留此金錢以待封疆萬一之需真修省之實事也臣初入班行不識忌諱冒昧瀆陳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清奏議卷六

褒錄幽忠疏 順治十一年 魏裔介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奏為褒錄幽忠實聖
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聖聽勅部採訪
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際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
士捐心故有刎頸血裾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
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
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
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
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
孫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
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
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

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
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睢尚之死於綿竹
力疾苦戰若卞壼之死於淸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横尸闕
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
於千載斯誠　上帝所矜憫　聖明所嘉嘆者也伏
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施設皆足駕軼
前代爲憲後昆而昨奉　上儲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
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
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
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
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
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胤詞
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

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澗勳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倘體訪既明即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常存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薦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變通漕政疏順治十一年　蔡士英

欽命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海防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蔡士英謹　奏為漕政敝壞已極成法亟宜變通謬陳管見仰祈　睿鑒勅下會議以濟飛輓事臣聞無百年不敝之法亦無敝而不可變通之法譬之終歲之衣不補則破十年之屋不修則壞況乎法立而弊生弊生而蠹積因循至數百年猶不知所變計其流將何底乎從古聖帝明王隨時制宜當因者因當革者革未有坐視其極壞而不亟思所以補救之術也臣蒙　皇上洪恩拔臣於諸臣之中畀以漕務重寄受事以來食息起居不敢一刻即安晝夜行催各省糧道徵米登廠無誤開兑今據各屬呈報應兑之米已盡儲水次而受兑無船在在皆然夫米與船均為並亟之務使有米無船憑何輸輓臣輾轉無計窮極思通惟有罷長運

以優䘏運之一法長堅沉而可柴之積弊可剔疲丁之困苦可蘇蜉運役而遲滯之阻害不滋掛欠之追呼不擾誠欲挽迴爲逃杜欠爲究計無有出於此者若狃蘂成法臣即智盡力竭止能晚夜撤催令各衛窮丁寥寥無幾每一僉運皮骨皆枯通年雖給官銀打造無如糈徙逃亡承受之人是以迄今造報無成此臣在江西所目擊者至於抵通逋欠臣查歷年積數幾三百餘萬石雖監追累累並未聞補償如額今日之功令何等森嚴豈諸臣不欲遵奉力行實窮於法徹已久無可如何耳窮則變變則通正此時漕事之謂也第變法之議駭人聽聞起人疑畏況事當創始布置不易臣亦何樂而爲此特

朝廷既以重大之務責之於臣斷不敢相沿苟且貽誤公事但舍轉運一法別無神輸巧運之奇雖添設糧道多員亦僅能催徵糧米

究之疲殘之軍丁不能使之盡充衛所也阻滯之漕船不能使之速歸水次也枯涸之河道不能使之通行無礙也狼狽至是而猶然膠柱鼓瑟將見流弊日甚一日而遲與久亦日多一日是以萬分緊急之京儲竟以無可如何聽之矣臣一片愚衷上為軍國計重大之務下為運丁紓積世之苦萬不得已而思變法非得已而好為新論也伏乞

勅下計部及諸大臣會議如果隔礙難行臣亦不敢謬執己見倘有可採使行之有當是則數百年積弊之漕政一旦而有起色庶幾不負　皇上委任之恩而臣亦得少圖報効於萬一耳臣請先言長運之害次晰轉運之利更詳條所以經理轉運之目不憚煩瑣敢為　皇上陳之

一曰長運久因之害考明朝之漕運法經五變始也海陸

兼運繼而軍民遞運又繼而為改兌軍始獨任其長運矣從來經國者之論曰漕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若今之長運即所謂直達也在明朝際承平之後衛所軍丁既不用之荷戈故專用於輸輓謂稍寬民力習之既久遂若非此輩別無可以供任使者孰知困敝至於此也自我

朝定鼎無一人不被其澤獨此運丁未蒙雨露蓋今日之運丁愈非昔比其世業半侵於豪強久不可問矣夫以身無寸土立錐之人驅之領運踰江涉河經寒歷暑終年不得休息已屬堪憫至於造船尤為苦累每見遇一僉報避之不啻湯火及拘拏承受而所給官銀又不足打船之費不得不先為重利借債惟計領糧以抵償之是未兌之日而即為盜賣折乾之計矣未已也起淺盤剝種種勒措追至抵通復苦積棍蠹役需索百端窮丁豈有點金之

衛莫不取足於糧米顆糧安得而不掛欠此長運之一大害也且先時運弁皆土著世官與旗軍素相熟習凡選旗造船其間孰為堪運孰為不堪運得以預知去取今刑部推守千領運矣平時漫無所知止憑積蠹書識上下其手富者索其重賄貧者困以力役邇年以來衛丁富者益貧而貧者日逃職此之故止餘奸軍劣弁鑽運代領以恣侵肥之計漕事安得不至於壞此長運之又一大害也前時依期開兌米一徵齊即催船先集故冬兌春開運重回空得無阻滯近來米已登廒片帆不至比及到次正當水漲之時江河疾流風濤迅怒重運多遭漂溺其閘過淮過洪盤查放閘耽延時日未及抵通而早已霜降水合矣阻凍阻淺勢所必至更何術使其飛渡乎此又長運之一大害也諸如此弊萬緒千端臣特舉其三而漕已不勝其害是

即嚴刑重法莫之能挽蓋極於時之不得不變更窮於勢
之不容不變也
一曰轉運當行之利夫長運所以致於敝者因江南浙江
江西湖廣之地近者不下三四千里遠者至六七千里一
往一還之間幾於萬數千里矣非窮年累月不能竣運夫
道路遠則風濤之驚險與夫沙石之淺滯遂次所必經歲
月久則米穀之糜爛與夫盜賣之藏奸稽察所不及催督
雖有文移不能與天時地利爭也鈎鉅雖有巧智不能為
僻地暮夜防也曰遲曰久弊自難搜耳今一易為轉運做
唐時劉晏之遺意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濟濟船不踰衛
衛船直抵於京通遠者不過千餘里近者止六七百里月
月經行之地程途皆所諳習自江發者識險阻自河行者
避淤塞而遭風阻淺之患可無慮也為程既近遞為催趲

彌月之閒足以竣事水脈未達不先時而與之爭百川灘河不後時而待其涸致冰守凍之苦可無慮也此固不期速而自速是則轉運之一大利也且運次既分時日有限沿途催押者迫不容其停泊盜賣何自而滋奸乎況未及數旬又復交盤驗數使有升合不足彼接運者斷不肯代人賠償掛欠更何自而積弊乎若此之程程有稽考節節有防閑固不杜欠而自無欠是則轉運之又一大利也凡淮以南各水次江運之船每歲以三四運為率冬底受兌便可開幫不致苦於凍淺計正月內外頭運即能到淮由是而再運三四運不過六七月而歲運可畢矣淮以北接兌短運之船二月河開以後舟楫可通內河可用牽挽每歲以四運為率計兩月一往還亦不過九月十月而額糧可盡抵於通矣一歲之閒尚有數月餘閒以為修船休暇

之地法似無善於此者此法行則漕運速而倉儲不必有
疲瘁之呼　天庾充而軍丁可免匀追之厄轉運足以
通行爲永利者此也
一曰經理轉運之法臣通盤打算原額漕糧四百萬石除
湖廣運粵本色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作運
粵軍糈及各處蠲荒改折共三十九萬八千九百二十七
石三斗零此係不起運者也即山東河南與江南之徐州
額運六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九石零原不過淮亦無阻
滯仍照舊徑解通倉外臣今所區畫者惟浙江江西江南
三省過淮糧米二百七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八石二斗
零弊端百生遲欠最甚臣今爲酌其途次遠近適中之處
分建淮濟德三處倉厫轉貯避漕盡去長運之衛弁衛丁
一歸之於官交官運令江西浙江之米途次甚遠歲限三

番運淮江南之安池蘇松四府遞次較稍遠歲限四番運淮由淮倉用淮船短運至濟由濟而德而抵通皆可歲限四番也其江南江寧廣德等處九府一州之米遞次稍近令歲限三番運濟而其中鳳淮揚三府遞次又稍近令歲限四番運濟用濟船短運至德抵通歲亦皆可四番遞運也前者催發後者踵至兌畢即開交畢即回如環無端十舟為紀十紀為綱十綱為總若珠之相貫若雁之相序遇淺則合一紀之力助之遇閘則合一綱之力輓之遇警則合一總之力禦之斷無阻險之虞並前後失幫之弊矣其應用船隻也各水次受兌江運之船仍用原衛所漕艘擇其中堅大者以充用彼淺底輕便者分泊內河如式改造以充短運或有未敷將現在各廠衛給發輕齎打造者補湊而分派之自無不足也其舵工水手則官為雇募給以

工食就中用費亦於諸衛所減去不運之屯丁取其行月二糧以抵給之而更加通融裒益可矣蓋短運行則舊時長運額船可各減去三分之二船減而運丁亦減丁減而行月二糧亦減挹彼注茲固皆可取之以資短運更不必作無船無餉之慮也但行月二糧舊時本少折多抑且折價每石不過三四五錢不等以致各處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近奉

詔旨令臣衙門確酌本折均平查照歲支行月舊額酌議本折各半除本色照徵外折色議照漕欠每石折銀一兩四錢相應　題明著為畫一定例若監運督押仍令各郡管糧同知主之而以佐貳中之正途出身者領之俸祿可不必別湊矣歲運周則紀錄再周則薦奬三周則優擢不職者叅處革究庶幾賞罰明而事功勸昔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凡委任必用士人即此意也其造船之

式每舟載不得過四百石一舟分為十艙每艙較定石數不使有餘不足允訖即令監兌官印緘押運官爲鎖仍不時啟封驗印顆粒豈得有滲漏乎舟制定則所載僅足容其所兌夾帶包攬之弊可以盡革而受載必輕載輕而蝕水必淺凡擱淺盤剝之費又皆可免也惟是建倉一項考明初支運之法舊有淮徐臨德四倉自改兌行而四倉遂廢今復建三倉一建於淮一建於濟一建於德淮安用廒一百四十座濟德各用廒一百八十座德倉今尚有存者止須補造俟議定時臣再行細查若夫建廒之費臣請於臣漕屬內漕折輕齎銀兩及各項下酌量借動似亦可不煩司農之仰屋也其主領倉廒交盤之數每倉須各設主事一員更以道臣一員爲之董率催輓淮德二倉即將本處分司道臣就便兼領惟濟寧止有一道尚須添設主事

一員或以臨清分司移之於濟似亦可者是在計部裁度
此特舉其大略若條分縷晰臣另具細冊達部以備參酌
以上末議臣籌之最熟變通似當及時意計部與議政諸
大臣必軫念漕政廢壞已久亦喜有此速運杜欠之一法
或慮變法甚難更張不無費力第臣身任漕事自不得稍
憚勞瘁苟有利於公家雖捐頂踵尚不敢惜又何愛乎心
力也或又有礙者造船建厰不無借動輕齎用費然臣亦
再四思之矣目今各水次無船勢不得不動輕齎雇募今
歲未畢明歲復需　朝廷之金錢浪擲而無有已時莫
若趁勢更新雖目前少借動公帑然一勞永逸從此東南
之額運歲歲不缺不特可免每年之雇募兼可杜將來之
逋欠所損者少而所益者多所費者暫而所補者久也且
糧運行撐駕交兑一歸於官則十三都司與各衛所守千

等弁及衛經歷等衙門官役皆在可裁歲省煩費何若不第此也運丁既已不用則各衛所屯田俱當履畝清稽均照民田一例起科加增國課罷十數萬之屯丁使盡歸隴畝又何莫非 朝廷之生息也臣建此議自揣不大拂乎人心獨是內外管糧衙門之巨蠹以及京通二倉之積棍數百餘年來寢食於此瘦軍積弁者一旦改為官運官交盡翻其窟穴而破其奸貪定倡為奸論危言朦朧作梗臣不憚以身為怨府惟望 皇上與在廷諸王大臣屹然如山而不令其搖奪是則臣之幸亦 國計民生之幸也

謹陳攻守六要 順治十一年 季開生

禮科給事中臣季開生謹 奏為水賊大肆猖獗謹陳攻守六要以佐殲勦事臣家江南泰興地濱江海水賊情形

頗能通曉故敢詳陳之臣近見邸抄松江頻有海警方深剝牀之憂昨得家信賊船數百餘艘於今正月初三日轉泊江壯登岸搶掠慘不可言臣邑及相近通州海門等處各城官兵見在晝夜嚴守竊惟此賊不除大江南北淮揚常鎮蘇松六郡能保堅堵哉令督撫以滅賊自任請造巨艦賊至出洋拒戰賊遁循踪勦絕洵上策也然奏報往復工作興舉難以計日艦一日未就賊一日不平沿水之民非耕作以輸賦稅即燒煮以供鹽課賊一日不退民一日不安故為今計有以守為戰一法以散為勦一法其以守為戰之要有三一曰遠偵探二曰扼要害三曰備器械江海多警原於重地設總鎮要地設副叅衝緊列守把則為正兵又有遊擊將遊兵四應則為奇兵茫茫大海中島嶼登眺目窮百里倘非時出哨望賊之有無多寡何以灼見

况賊舟必乘風而行因風卜其所向因潮卜其進退此偵探之力也賊舟巨不能泊岸必尋港路度其港路可進者重兵守之餘地分防邏守未登陸拒之即登陸必行散掠陸兵邀其情歸遊兵焚其船隻賊自片甲不返矣此扼要之效也短兵止可接戰若水陸隔越則全恃弓矢至擊其船隻須用炮石焚其篷檣須用火器此器械宜備也三者具而賊猶不破未之有也其以散為勦之要有三一曰嚴海禁二曰杜接濟三曰密訊察賊之在海利在劫掠若無所獲自不能久惟商人船戶出海興販一為所獲即船其船人其人賊船且益多人且益衆矣則海禁可不嚴乎海不可耕賊有貨而無食終難存聚惟網利奸民載米交易而賊遂衍食是資賊以糧也則接濟可不杜訊察可不密乎能若是而賊猶敢擾海邦弄戈江鄉者未之有也但今

者時平兵玩事久禁弛偵探不出里門防守人多虛伍兵
甲俱係朽鈍商民公然出海賊諜且入內地賊何以不熾
何以不聚也則舉其縻抿其類六者誠今日之要務不特
江之南北當亟舉行凡閩浙沿海之鄉均宜倣效伏乞
勑下督撫提鎮查驗器械整理卒伍審度今之要害更
移增補嚴禁出海接濟賊必衰止俟巨艦成時江南江北
密會攻勦則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歸豈不一舉而盡殲哉

密陳閩浙防患事宜 順治十一年 王永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永吉謹 奏為閩浙隱憂最大密
陳愚見恭請 聖裁以防後患事臣接閱邸報見同安
侯鄭芝龍繳報封撫書信等事一疏內有臣閱家書恨逆
兒不能承順 聖意既以閩粵為己任尚欲冀望
朝廷委以保全浙海等語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

知道欽此臣不知鄭成功家書中所言何事但就鄭芝龍
奏疏詳細思之閩浙粤東各有督撫鎮將固守封疆粤中
見有藩王征勦浙江見有大兵坐鎮文武將吏各有責成
鄭成功如果實心就撫但當觧甲投戈遵守法度勉圖報
効凡地方兵馬機宜悉聽督撫調度何得妄以閩粤為己
任又何得冀望
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氣傲志高心雄
膽大要挾顯然雖貌為歸順而實懷二心以臣愚見斷之
將來更為東南大患者必鄭成功也從前飄泊海島脚根
不定今得盤據於漳泉惠潮之間用我土地養彼人民用
我錢糧練彼精鋭以養成其氣候將來求索糧餉擾害地
方迫脅官吏目無法紀日强日驕何所不至稍不遂意乘
機搆會借口挑激賴逞逆謀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竊
恐督撫平日失於隄防倉猝何以制勝萬一變生不測水

陸並進不但福建瓦裂即廣東浙江江南亦有剝膚之禍矣古語云受降如受敵固當推心置腹以待人尤當厲兵秣馬以應變況鄭成功悖逆驕悍情節顯然無可疑惑欲杜後患急須預防如果臣言不謬伏望 皇上密諭浙閩督臣劉清泰會同撫臣佟國器同心合力製器練兵其沿海水師船隻責成撫臣蕭起元周國佐實修實練切不可因鄭成功已經受撫心生懈怠更不可顯露張皇走漏消息以致鄭成功揣摹疑畏反側不安務要審機觀變駕馭得宜制人而不制於人庶東南安而天下舉安矣大利大害所關不敢隱諱據實密陳仰祈 聖鑒

嚴貪吏以肅官方疏 順治十一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直陳州縣致貪之由仰懇 聖明嚴飭以肅吏治事臣惟自古帝王享太平之

福並無他術止有愛民一道愛民之道亦無他術止有州縣得人一法今貪官汚吏遍天下雖有參劾不過十分之一其他弊端較之明季更甚然其受病蓋有由也臣請為我

皇上陳之州縣職兼教養文官也昔有單騎赴任者有止攜妻孥者我

朝廷定鼎之初地方始歸版圖故舊人上任多帶披甲之人以防叛逆蓋權也非制也今海內一家文武分途各有職掌不知此風何以滿漢致尤一選州縣招家丁買馬匹以及弓箭器械什物之類無一不備富者變產貧者借債且攜親友延幕客家眷多者百餘人少者六七十人既到地方人口之衣食馬匹之草料所需已不貲矣其過往之鋪陳遊客之應酬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日用之累不得不貪者也到任之後參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時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

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陞轉去任則備別禮以州縣之大小分禮物之多寡以饋送之厚薄定官評之賢否夫以區區州縣有十數員如狼如虎之上司坐操其長短黜陟而吞噬之一年多者數千少亦不下數百其僚友之交際親朋之候問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事奉上官之累不得不貪者也最可異者無恥上司更在收禮之外發價令州縣置辦土產臨遞則使買騾馬貂狐腹裹則使買紗羅紬緞既自備價何地無商何商無貨而必票行州縣耶州縣不敢收上司之價土物原價一並繳送而上司猶颺言於人曰我原給價平買也是與盜賊何異其差官之需索衙役之使費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應承上司之累不得不貪者也一州縣也內顧之苦累如彼上司之侵奪如此欲其不貪欲其愛民不可得

也伏乞

天語嚴飭天下州縣恪盡職掌專以養民教民為事如有仍蹈前習者察出嚴定處分並飭上司職居方伯連帥位在古諸侯之上爵高祿厚體尊名崇勿徒埀涎州縣織物當以開代清廉名臣自待為

朝廷安封疆為百官養廉恥則大臣法小臣自廉州縣不患不得人而太平可日望矣

罷籍沒定逃窩疏順治十一年　魏琯

兵部督捕右侍郎臣魏琯謹

奏為籍沒非

聖朝之令典逃窩有當定之罪名祈立經久之法以便遵守事臣十載法官復蒙

皇上簡用今職捕盜審逃是其專任到任之後即查逃人舊例除科臣晉淑軾督捕既設專官一疏已經定議不敢再陳外竊思籍沒非良法也嘗按律例籍沒止以處叛逆而強盜已不預焉獨逃窩一罪例竟

籍沒行之數年而未改豈竊逃之罪遂重於强盜乎即窩盜之律知情分贓者與盜同罪而止其不知情與知情而不分贓者仍輕重有等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窩主則行籍沒何逃者反輕而窩者反重乎非法之平也抑以初時見逃人之多故設法不得不嚴耳今且十一年於茲其民之死於法死於牽連者幾數千百家而究治愈力逃者愈多此其故何也蓋今日之逃人與初時異初時人自盛京而來誰無父母妻子之思而為之家者見骨肉乍歸誰無天性難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隱逃者為真逃窩者為真窩即至犯法籍沒彼亦心服而無怨也今則不然自投充之門開而所逃不皆東人自放假之事行而逃者不盡私往甚有逃人乘機而詐害本主通同以居奇變態多端難以悉數是逃者未必皆真逃窩者未必

皆真竊也夫亦思今日率土之民莫非　朝廷之赤子
今日籍一家則閭閻少一家明日沒一人則版圖少一人
又復至再至三或一人而株連數家因而捨貧擇富或一
事而騷動通邑致民間重足而呑聲問官蒿目而棘手初
之不便於民者漸且不便於國臣故謂籍沒非良法也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今欲訟獄衰息莫如
除籍沒之法欲除籍沒之法須先定逃竊之罪前臣部覆
左侍郎衛周胤疏內其第三次竊家議責四十板罰銀二
十兩入官如無銀本身入官奉有　俞旨夫逃人則有
再三竊家何分彼此豈　皇上不忍於第三次之竊家
獨忍於初次再次者乎則一視同仁諒亦　聖心所矜
念也伏乞　勅下罷籍沒之令定逃竊之法務期平允
刊入條例使臣等知所遵守後世奉為法程其關於　國

本民生匪細故矣

敬陳民困疏順治十一年

龔鼎孳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奏為感誦皇仁敬陳民困仰乞勅部亟議拯救之策以固根本之圖事臣恭聆詔諭拳拳以民生不安為念而引咎責躬布赦罪宥過之令一時聞者無不感泣古帝王下車解網澤及天下率由是道也顧有罪之官民尚得均沾優渥而無辜之赤子何忍坐視死亡即如畿輔之民圈佔以後田廬蕩然年來水潦頻仍道殣相望近以逃人衆多立法不得不嚴而有司奉行未善使轉徙者竟無所歸督臣李蔭祖繪圖入告皇上已惻然動心今聞山東一帶流民復千百成羣攜男挈女蟻聚河干望救無門逃生無路當此嚴風密霰墮指裂膚之時此輩衣不掩脛食不充

腹流離溝壑甘心待死而不忍遽為盜賊此 皇上之良民實可憫也或其中有愚蠢無知不肯束手就斃一旦良民化為亂民即發兵剪除亦非難事究其所自止為無衣乏食致之耳 皇上於刑獄重罪再三詳慎顧今此顛連無告之人為良民而求生不得為亂民而速死無名當亦 皇心之所痛惜者矣伏祈 勅下戶部滿漢諸臣悉心區畫或廣集 廷議各抒所見務令見在饑寒之民何以置之生全各處流移之衆何以獲所依歸其招撫流民與窩隱逃人之法兩相妨礙者何以變通盡善必使有司無畏罪之念然後百姓有可生之塗必使富民無牽累之憂然後窮民有手援之望救焚拯弱爭在須臾恐文移往返戶籍稽查終不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側聞恩詔從前窩隱未結之罪咸荷 寬恩民間已曠

然既息而竊慮向後之奉行尚煩
皇衷之矜恤既可
概宥之於犯罪之後又何難稍慎之於議罪之初傳曰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康奠民生為
久安長治之計者是在
皇仁一推廣聞耳至於地方
有司招撫流移必須明立賞罰分別大小中州縣為三等
各安插若干過額者作為優叙不及格者作何創懲勿僅
僅以紀錄罰俸定功罪而好義之紳衿百姓亦須廣開功
名之路鼓其樂趨之心此又在計臣詳晰條列務使畫一
遵守者也

再陳民困疏順治十一年　龔鼎孳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奏為遵旨明白具
奏事臣於本月十七日具有感誦皇仁敬陳民困一
疏奉旨龔鼎孳身為言官果有確見即當明白指陳

這本請廣集廷議各抒所見爾之所見何不先言著確實明白速奏該衙門知道欽此仰見皇上虛懷詢訪不遺葑菲之至意臣敢不以所見先言之竊思百姓之流離總由於道府有司撫綏之無術蓋其平日精神盡用之於詞訟徵比及一切不急之務原未嘗有愛養小民之真心而又無良法以稽查逃人徒將流亡失所之民盡行驅逐以故顛連轉徙日積日多臣謂流民之與逃人易相混雜者以其散處而便於作奸也今若令所到之地有司即擇空閑公所及寬厰寺院數處將流民盡數屯聚其中擇該地方員役之謹練者分董其事編列姓名一如保甲隊伍之制令其互相認識互為稽查不許零星四散或東或西使民間既不便容留而有司亦難施約束如其安置得當仍倣京師五城賑粥之例地方官每日親至其處群悉經

理既動之以周恤之恵又怵之以連坐之條誰無人心甘為容隱是則於賑濟流民之中並寓稽察逃人之法道府有司奉行有效即為破格陞遷此一策也近畿流民既無所歸總進往山東河南一帶而山東河南皆有興屯道廳恭布於州縣之間合無即令隨在招集亦做保甲隊伍之制令其自為村落自相保聚仍量給屯本以資農具如此則拋家失業之衆皆可化為耕田鑿井之民而招撫流移與開墾荒田合為一事正農政之大者果能安插得法道廳亦破格陞遷此一策也顧賑給之費盡取之於公家則物力有時而絀臣思必大破常格鼓舞樂輸乃為有濟合無明立賞格各地方紳士商民有好義急公者或銀或米隨數輸之於官銀至數千兩米至數千石者作何錄用其或以千計及數百數十計者俱作何分別敘錄該部詳為

條列畫一通行務使人人踴躍爭趨恐後而樂輸之外一切收養安插之事悉聽官為綜理紳士毫不與聞如此則有收恤之實無收恤之累此又一策也以上臣之所見不過一得之愚未必施行盡善故欲廣集廷議共商長策擇其至當者而從之無非仰體我皇上愛民之心有加無已不敢執一己之見而負如傷若保之仁也謹據實回奏統祈覽宥施行

再陳未盡微忱疏順治十一年

朱徽

吏科都給事中臣朱徽謹奏為再陳未盡微忱仰祈聖鑒裁擇事臣前疏謂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宜講求設施者誠以當今遇神武開天之主值國運鼎新之時凡立政用人一舉一動必須酌古之制準今之宜自歷代相沿因革損益其間果有聖作明述纖悉具備為必不

可易之規亦有法久弊生前後積弛為必不可變之習也
臣又聞之立國須措紀綱為政務持體要紀綱者法令之
樞也如網在綱故有條而不亂體要者庶務之原也如衣
挈領故被服而咸宜無紀綱則法令徒為具文無體要則
庶務益見叢脞今 輦轂之下功令有所不行士庶之間
風俗日以凋敝胥販策肥衣錦與官紳而比肩市獪設穽
攛徒指良善而擇肉殺人莫問臺臣為之含寬剽掠公行
禁城因而弛柝此脫漏於紀綱之弊也陳平不對錢穀以
為各有主者丙吉道逢牛喘弗問路旁鬬傷何況一日萬
幾豈可漫無體要至人臣有聞必告是非取舍斷自
宸衷必其果可施行方付主者覆奏今徒以調答示優容
察議為故事 聖意猶冀可採部議概置寢停空多題
覆之煩適滋票擬之擾此不明乎體要之弊也諸葛亮之

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蓋黜陟為國家之大權臧否乃人心之公論當陟而黜深慮賢能之淪沉以臧為否使令是非之舛謬只如甄別督撫一舉輒致佟養量抗辯不休若狥其所陳則於勸懲之大典有礙若漫無可否又與確議之 明綸未孚竊恐將來內外計典督撫糾參言官論列其為奏揭必更多端人思效尤成何政體此異同之迹所當泯也國家有官守以尊考成有言責以廣議論 皇上總攬萬幾兼收羣策或從滿議或從漢議要取至當用協於中在廷罔能仰承相視緘默至有一事會議浹旬未休片言可裁竟日不決若仍涉及時政指摘官方則必騰辯逞辭得勝始快以故在位率多依阿言路罕聞勁直是 聖旨何其虛懷臣下反甚堅拒此仕議之際所當釐也臣請自今以後法

不必太繁惟紀綱明則臣庶肅事不必過瑣惟體要握則主權尊與陟臧否一本虛公自無異同之迹官守言責總盡職掌何有任議之嫌此四者皆大經大法之樞機而國家治亂所從判也故敢竭愚瞽再詳言之伏惟　飭諭施行臣愚幸甚

皇清奏議卷七